第二章

黃埔軍校重新起步



飛將軍 蔣鼎文

一、自降三級入黃埔

黃埔，長洲要塞，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在這裡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蔣鼎文也在這五百多人的佇列中。

黃埔軍校事實上在五月五日已開學，之所以選擇這個日子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有他的寓意。兩年前的六月十六日凌晨，陳炯明發動兵變，率部四千多人進攻廣州觀音山麓的非常大總統府，孫中山冒著槍林彈雨突出重圍，避難於珠江上的永豐艦，其窘迫之狀，難以盡述。

多年以來，孫中山竭盡心力投入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可總是事與願違，始終沒有結出豐碩的革命果實。綜觀其時，所採用的手法多是用一派軍閥去攻擊討伐另一派，而功成的一派搖身一變，即調轉槍口對準了孫中山，令孫中山目瞪口呆，徒歎奈何。屢屢的碰壁使孫中山漸漸悟出了一個道理：「聯甲倒乙」是不行的，要實行國民革命和三民主義的偉大理想，沒有堅強有力的軍事後盾，沒有自己能指揮的武裝力量也是不行的。因而他下決心聯俄聯共，師法俄國，開辦一所服膺於三民主義的陸軍軍官學校。

他選中了血氣方剛的蔣介石，由他作為籌辦黃埔軍校的主要負責人。在創建軍校的過程中，孫中山和實際經辦者蔣介石、廖仲愷等得到了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幫助。在「以俄為師」方針的指導下，他們憑著出色的組織能力，篳路藍縷，終於使一所新型的中國陸軍軍官學校順利開學。

在黃埔島辦學是經過深思熟慮、精心挑選的。黃埔又名長洲島，位於廣州市東南部，珠江南側，距廣州約四十華里，乘汽船約一小時可達。其地珠水環繞，林木蔥蘢，山巒起伏，南連虎門，約有

六平方公里面積。清政府曾在這裡建立要塞炮臺，與虎門互為屏障。其後在這裡又建立過原廣東陸軍學校和海軍學校。後因年久失修，敗壁頹垣，荒草彌野，已為狐鼠肆虐之地。孫中山最終選定此地作為黃埔軍校辦學之地，主要從軍事安全角度考慮。周遭的江水與城市隔絕，是天然的屏障，足可抵擋敵軍的突襲，與海水相通，又可得到海軍的支援，實是一處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理想的興武講學之地。乃派人對島上的荒草叢林披荊斬棘，對破敗校舍重新修葺，於是彈丸孤島煥然一新。各路精英雲集，奮然躍馬談兵，遂成為中國近代軍事的發祥之地。

開學典禮上，孫中山先生以黃埔軍校總理的身分致詞，他鄭重地告訴大家：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的後援，開辦這個學校，就是仿效俄國。「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這個原因，簡單地說，就是由於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敢講一句話，中國在這十三年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地生存於世界。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便要亡，四萬萬人便要滅種；國亡種亡，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這種危亡，只有革命軍，所以我們一定要開這個學校，要造成革命軍。」孫中山要求所有到這個學校來的人，要共同擔負「救國救民」的革命責任。[1]

當蔣鼎文聽到孫中山先生「中國革命十三年……完全是失敗」這幾句時，心中的感慨自是在場

1 《黃埔軍校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四四—五六頁。

的其他人無法體味。

自蔣鼎文在杭州參加學生軍以來，他的腳步始終合著孫中山前行，在陸軍學堂接受革命的理想教育，苦練自己的軍事才能。民國五年，以小小排長的身分，策動浙江獨立，反對袁世凱帝制復辟，一時驚動省內外。次年，因抵制北洋軍閥所派的浙江督軍楊善德，毅然辭軍離職，奔赴廣州，加入護法軍。而後東征西討，亦東躲西藏，幾無安身之地，直至黃埔軍校開辦，已是八個年頭。這八年來，蔣鼎文東到閩南求援，西至桂州搬兵，又兩次亡命上海，生活在惶惶不安中。如今已跨入三十歲門檻，可檢視人生理想，終是鏡中一輪明月，水中一朵玫瑰，不知路在何方。因此，當他得悉開辦黃埔軍校消息後，便毅然找到他所熟識的蔣介石。儘管蔣介石告訴他，因為黃埔軍校教職人選人才濟濟，如果要來，只能屈就基層官佐，且還要經過嚴格的考試選拔才能錄用，絕不徇私情。蔣鼎文還是義無反顧，慨然允諾。

黃埔軍校對下級幹部的錄用門檻不低，選拔程式完善，完全憑才錄取。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九日《廣州民國日報》刊登《陸軍軍官學校招考下級幹部佈告》，其文如下：

本校開創伊始，端賴賢才致臻完備，誠恐一方之見聞未周，有埋沒賢豪之歎。特用登報招考，憑才取錄，以示大公。凡有左列之資格志願者，限於本月二十三日以前，投遞明履歷於東堤二號洋樓本籌備處。再候定期試驗，以為去取。此布。

一、投考區隊長之資格

甲、曾在保定軍官學校及其他相當程度學校卒業者；

乙、年齡在三十歲以下，體格強健，無不良嗜好，品性端正者。

二、投考分隊長之資格

甲、曾在軍事學校卒業，或在軍隊服務（準尉軍士）多年者；

乙、品性純正，年力強健，操練純熟，文義粗通者。

三、考取後入校服務之待遇

甲、區隊長，階級為中、少尉。中尉每月實薪七十二元，少尉五十四元，由校供給寢處。

乙、分隊長，階級為上、中士，上士每月實薪二十元，中士十八元。其與學生共同寢處，由校供給被服。

蔣鼎文報考了區隊長一職，並在廣州高等師範學校內接受了黃埔軍校的嚴格考察，合格後，遂被錄取。

最後，蔣鼎文出任黃埔軍校一期學生總隊第二隊第二區隊長之職，軍銜是中尉，相當於排長。其時，蔣鼎文在大元帥府的原來官職是上校參謀，相當於團職，為了心中的理想，自降三級，蔣鼎文感到「軍階上降低了這樣多而心甘情願」[1]。開學前，蔣介石在四月二十六日到陸軍軍官學校視事，他對錄取在黃埔軍校的教職員所發表的講話，也是對蔣鼎文他們這批原處高位而自降身價的選擇者作了很好的注釋，蔣說：「諸君的資格，有許多是很老的，有的在軍隊中做過官長，有的在本黨中幹過好多事情，……現在竟喜歡到本校來當下級幹部……無非因為這個軍官學校是我們本黨辦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一二頁。

的學校，諸君皆願意為黨盡力，原來這個學校就是本黨要培植幹部人才，預備將來做本黨健全的幹部，擴張本黨勢力。」[1]

黃埔軍校第一期教職員名單如下：

總理　孫中山
校長　蔣介石
黨代表　廖仲愷
政治教官　汪精衛、胡漢民
教練部主任　李濟深
總教官　何應欽
教授部主任　王柏齡
政治部主任　戴季陶、邵元沖、周恩來
政治部副主任　張申府
軍訓部主任　周駿彥
軍訓部副主任　俞飛鵬
管理部主任　陳適
總隊長　沈應時

1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六五頁。

戰術教官　張元祜、嚴重、陳繼承、顧祝同、劉峙、鄒竟、陳焯、胡樹森
兵器教官　錢大鈞、文素松
地形教官　王俊、黃香凡
英文秘書　張靜愚
編纂員　徐堅
教練部副官　季方
隊長　茅延楨、金佛莊、王祿豐、吳濟民
副隊長　嚴鳳儀、張強渠
區隊長　蔣鼎文、惠東升、倪子弼、鄔子舉、詹忠言、李春茂、郭俊、宋雲競
電信隊長　韋兆熊

事實已經昭示，這張名單上的人員在其後的中國歷史上掀起了滔天巨浪，迸發出令人難以想像的能量。

血氣方剛的蔣鼎文又回到十年前軍校畢業時的職務。這大踏步的後退是為了蓄積更大的力量嗎？前面是荊棘，是鮮花，是成功，是失敗，不得而知。然蔣鼎文覺得這樣的選擇心中踏實。

整整四十年以後，蔣鼎文在臺灣對黃埔軍校這段生活進行了美好而又苦澀的回憶：

黃埔軍校很注重精神教育，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論和救國救民的道理的灌輸是十分注意的，這

也許就是日後能夠發揮革命力量的偉大因素之一。以我自己為例，一出陸軍學堂便任少尉，以後在軍政府和護法政府時歷任到中校和上校參謀。但黃埔成立我卻擔任第二區隊的中尉區隊長，軍階上降低了這樣多而能心甘情願。革命時期計較這些個人的軍階是一件可恥之事，不愛名利這也許是黃埔精神之一。軍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黨代表為廖仲愷，軍校總教官是何應欽。另外，像汪精衛、胡漢民、邵元沖和總理等人也常到軍校來演講，當時政策是容共的，周恩來也在軍校講課，講的是《法國大革命史》。總理每一次講的都很長，令人疲倦。講得最好的要算汪精衛，他演講時，委員長都聚精會神地聽。把汪精衛的演說一字不遺的記下來，便是一篇好文章。我對汪氏的才華和風度一向很敬佩，後來他抗戰初期當了漢奸，我心中非常難過，很替他可惜，像這種書生，前半生有這樣的光榮歷史，為什麼會鋌而走險走入到漢奸一途呢？蔣先生對他可說是可師可友的。至於胡漢民便是另一典型了，胡氏風骨凜然，見識高超，也是國父所重用的人才。我常常想，如果蔣、汪、胡三位先生能夠打破成見、通力合作，黨國的前途和命運不是這樣的，可惜以後鬧了多少的意見，黨內發生了多少次的裂痕，黨國的前途也遭受到不少的戕害。[1]

蔣鼎文若能將個人的經歷與時代的滄桑結合起來參悟，在理解上似乎會更深刻一些，對後人的借鑒作用亦會更大一些。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一二頁。

二、黃埔一期，諸暨人初露鋒芒

聽了孫中山先生的開學致辭後，蔣鼎文覺得把在校的諸暨老鄉聚在一起關照叮囑之事，再不能拖延了。原來，此前不久，一位小同鄉已鬧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全校上下議論紛紛。據說事情是這樣的：

按照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規定，黃埔軍校的師生均應加入國民黨。入學時，軍校政治部秘書甘乃光拿著一疊中國國民黨入黨志願表，當眾宣布：「同學們都已知道，本軍校是本黨所創辦，是黨的軍校。將來諸位都要承擔本黨所期望的建立革命軍的重任，為實現本黨的主義和宗旨，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貢獻。所以，諸位從今天開始，就應該成為忠實可靠的本黨同志，不論原來是否加入了本黨，或者原來已加入他黨，都一律要正式加入本黨，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

當時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聲譽。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第一任民國大總統。中國國民黨是打倒軍閥、打倒列強、救國救民的黨，是謀求中國獨立統一的革命組織，能加入國民黨是無比光榮的。因而學生們一致表示：服從本黨命令，遵守五權憲法，實現三民主義，為打倒軍閥，驅除列強，改造中國，為主義而奮鬥，為主義而犧牲，繼承先烈，赴湯蹈火，言出身隨，誓抵成功。

一位叫李漢藩的學生站了起來，他是共產黨員，曾領導過湘南地區的學生運動，他提出：「原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現在又加入中國國民黨，是否要退出原來的組織？」甘乃光回答：「不必，對此問題，本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已明確規定，凡志願接受本黨之決議，加入本黨所轄之支部，按照規定繳納黨費者，均可為本黨黨員。如原來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同志，現在對我們的主義能服

膺，革命能澈底，不是以他原來所在的團體，而是以個人身分加入本黨，與本黨共同奮鬥，成為本黨新的生命和力量，其他都不論，這些同志可以保留原來的黨籍。」

也有人問：「這些人加入本黨，是否有妨害？」甘乃光說：「沒有妨害，不論你是什麼黨、什麼團，只要是以個人身分加入本黨，來與我們共同創造革命事業，我們就歡迎，其他的，一概不作要求。」

這時，一個叫周振強的學生站了起來，他大聲說：「我不想隱瞞，我從本黨純潔和鞏固的立場出發，共產黨員同學如果仍保持原有的黨籍和組織，又加入本黨，恐怕會給今後帶來許多不便，這是事實……我還要給大家透露，關於這個問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幾位委員已向大元帥提出質疑，大元帥府對此事正在重新討論。據我所知，我們軍校的最高長官也贊成這種質疑。」

此話一出，眾人皆驚。甘乃光連忙制止：「不許信口胡說，破壞團結。軍校全體加入國民黨是中央的指示，你竟敢散布這樣的言論。」周振強不服，又問：「此事校長是否知道？是否經過他的批准？」甘乃光說：「校長當然知道。」周振強不再說話。

據說蔣介石事後也對周振強進行斥責：「你原來既跟隨在總理身邊，理應對總理的一切決議積極擁護，並身體力行，怎麼可以擅自發表反對共產黨員同學的言論。信口把中央監察委員會和本校長扯進去，造成惡劣影響……念你是初犯，回去寫一份檢查，再有不利於兩黨團結的言行，定不寬待。」[1]

這位楞頭青周振強正是浙江諸暨牌頭人，一九〇四年出生，是年剛滿二十歲，既老實巴交，又直言不諱，入學前是孫中山大元帥府的衛士，一直跟隨孫中山，直到這次黃埔軍校招考，大元帥府也僅僅推薦他參加報考，而入校則完全是憑他自己的能力，經過初試、複試合格後才進來的。

1 參見王光遠編著：《蔣介石在黃埔》，中國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四二—四三頁。

蔣鼎文知道，能進入黃埔一期絕非易事，就拿他自己的職位來說，也是經過嚴格考核合格後才得到的。而黃埔一期的每個學生都要經過初試、複試、總考試才能邁進軍校這道門檻，他們是千千萬萬熱血青年中的佼佼者。

黃埔一期生的招考情況是這樣的[1]：

第一，先將計畫招生名額按各省分配。這個招生名額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日蔣介石主持召開的軍校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確定，並報孫中山批准。第一期計畫招生三百二十四人，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共五十名；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每省十二名，共一六八名；湘、粵、滇、豫、桂五軍各十五名；本黨先烈家屬二十名；尚餘十一名。另招備取生三十—五十名。

第二，對報考者有嚴格要求，年齡一般在十八—二十五歲之內；學歷要舊制中學畢業及中學相當程度之畢業者，身體要營養狀態良好，強健耐勞，無眼疾、痔疾、肺疾、花柳病等疾病，思想要中國國民黨黨員，或有接受本黨主義之可能性。

第三，對報考的學歷測試，用筆試；身體測試，按陸軍體格標準體檢；性格測試，則以面試，既考對三民主義的瞭解程度，又考品格、常識、能力及將來的發展希望。

對於招生的程式，除廣東省以外，其他各省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地方組織以秘密或半秘密方式進行推薦，先在各省初試，通過者再彙總到大區複試，大區複試合格者再到廣州進行包括筆試、面試的總考試。如後來成為蔣介石得力幹將的宣鐵吾，當時的身分就是共青團員，且是由杭州的中共組織推薦至黃埔軍校考試的。

1 參見《黃埔軍校史料》第二七—二八頁，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浙江通過初試的學生是趕到上海複試的。上海的考點設在環龍路一號，包括北方的考生都彙集到這裡。負責上海複試的正是毛澤東，湖南省的第一期招生是何叔衡負責的。上海複試考生人數很多，憑綜合成績進行錄取。湖南考生算術、幾何、三角、理化科目的成績不大理想，但思想文章出色，最後只錄取八名。八名湖南考生與上海區複試通過的學生於四月間到廣州報到，參加全國總複試。最後，全國取錄正取生約三百五十名，備取生不足一百二十名，共計四百六十餘名。

為了杜絕報考中的請托和徇私現象，嚴格按真才實學來錄取考生。一九二四年四月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刊登《陸軍軍官學校考試委員會啟事》：

> 本會奉帥令組織執行章程規定之職權，所有考試及審查方法要以公正無私、細密嚴謹之要旨行之，以期選拔人才，無負重托。而連日以來本會各職員接獲各方同志友好推薦要錄之函件甚多，稍有徇私，不特無以示大眾，亦違本會組織之本旨，與五權憲法中考試權獨立之精神相抵牾，則弊滋多，尚祈信仰主義，務守規律之各同志友好深予體諒，不勝厚幸，特白。

請托徇私之風自古皆然，關鍵是掌權者如何按制度規章嚴格把關了。

即使是通過初試進入複試的名單，考試委員會也按程式進行公佈，以便大眾監督。以下是廣州《民國日報》刊登的《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布告》：[1]

1 《黃埔軍校史料》，第三四—三五頁，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版。

照得本校前次考試下級幹部，業經審查完畢，分別錄取。茲特開列姓名，統限於本月二十六日午前十時，集合於本籌備處前往黃埔本校複試，至本月二十九日複試完畢（即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之四日間為住校複試期），以便分別去取指定職務，除榜示，合行登報俾便周知。

此布　計開

王聲聰　吳濟民　陳應瑞　嚴鳳儀
王祿豐　呂敬藩　周得三　馮聖法
雷　德　唐同德　楊步飛　張仲俠
周品三　楊權一　胡仕勳　楊銘三
侯又生　邱仕發　朱一鳴　徐文龍
宋雲競　張慎階　范馨德　祖靜川
鄧里安　楊鶴年　李鴻鈞　符騰光
周漢偉　韋兆熊　范振亞　李叔文
吳用淮　朱一鵬　鄭重達　張人玉
鮑宗漢　謝永平　鐘　偉　麥鑒滿
賴　杏　曾昭鏡　羅寶鈞　蔣　魁
邱貞中　周振強　郭　景　劉　幹
郭遠勤　鄭燕飛

這批五十的複試名單，就有馮聖法、楊步飛、周品三、周振強四個諸暨人。

蔣鼎文深深知道，對這批衝出「重圍」的青年才俊，決不能讓他們為了不懂軍校規矩而誤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未來前程。因為他與蔣介石打交道多年，知道這位新晉校長有極強的控制欲和駕馭欲，既賞識人才，又鐵面無情，而依照蘇聯軍制創辦的軍校活動，即使蔣鼎文這樣老資格的軍校生也還有個適應過程。

黃埔軍校第一期來自全國的學生四百六十多人，諸暨籍的學生有十一人，約占百分之二・四；以縣而論，是全國最多的縣分之一；以省而論，在第一期三十七個浙江籍學生中占近百分之三十。

這十一人分別是：

第一隊：陳琪，諸暨巔（店）口鎮口村人；周振強，諸暨南區豐江周村人；楊步飛，諸暨西鄉楊家樓村人；陳德法，諸暨陳蔡下河圖村人；石祖德，諸暨湄池鎮長瀾村人；周品三，諸暨南門外三踏步村人。

第二隊：馮聖法，諸暨湄池鎮祝家塢村人；許永相，諸暨南區硯石埠許家村人；宣俠父，諸暨湄池鎮長瀾村人。

第三隊：樓景樾，諸暨牌頭鎮人。

第四隊：宣鐵吾，諸暨小東鄉屠家塢人。

這十一人中，有幾人與蔣鼎文原來就很熟悉。如周振強，是孫中山的衛士，他們時常在大元帥府中碰面；樓景樾，為北京高等警官學校畢業再投考黃埔，蔣鼎文與其在一九一六年反袁時就認識，蔣在杭州鬧獨立，樓在諸暨舉反袁義旗，兩人遙相呼應，惺惺相惜；宣鐵吾，老家與蔣鼎文的村僅

幾里之遙，蔣鼎文的第一位夫人就與宣鐵吾同村；還有幾位原不大認識，但一個多月下來，這批小同鄉都已去晉謁過蔣鼎文這位老師，彼此亦熟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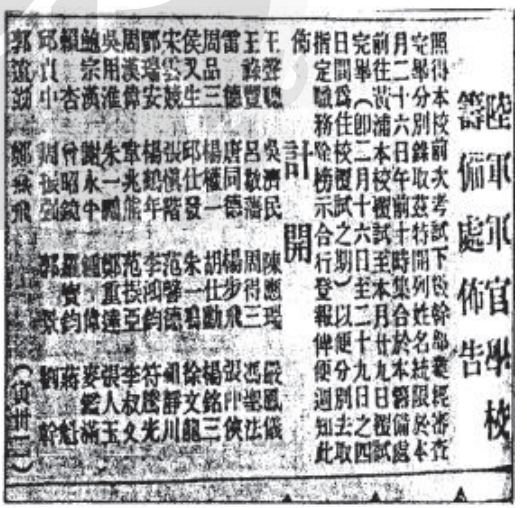
蔣鼎文除了再次告訴這批小老鄉黃埔軍校辦學的背景、辦學的目的和學校紀律之外，還把他與蔣校長多年打交道的經驗告訴他們，以期這批家鄉人既能嶄露頭角，又不要額外生事。周振強的事鬧得沸沸揚揚，幸虧他曾是孫中山的衛士，忠心和意志不容絲毫懷疑，因而無事，換成其他人還不知會怎樣呢。

對這批一期生的期望，蔣鼎文可謂殷殷。

蔣鼎文想不到的是，其後的日子，這十一個人書寫了不凡的人生篇章，都晉升為少將、中將以上軍銜，有幾個人是經他手而提拔，亦經他手而殺害，這就是亂世中的戎馬人生。

更讓蔣鼎文想不到的是，在一個多月以後，他十分器重的小老鄉，當時就顯出文武才能的宣俠父，卻大鬧黃埔軍校，第一個與蔣介石作了當面抗爭，第一個在蔣介石面前始終堅持己見，不肯低頭，成了第一個也是第一期唯一被蔣介石下令「開除」的學生。「蔣宣之爭」在黃埔校史上留下了驚豔的一筆，以後凡寫到黃埔軍校，必提此事，其影響之大已超越當時，輝映永恆。

對於第一期學生，蔣介石特別偏愛，時時提及，「第一期學生可說是我個人親自指導出來」；


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佈告

一九二四年二月，黃埔軍校籌備處登報公布的下級幹部複試名單

第一期學生戰鬥傷亡很大，蔣介石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所作《第一期同學錄序》稱：「第一期隨余出征之五百弟子與教導團三千同志之軍死傷幾達三分之一。」至次年一月十日，他在軍校演講又提及：「第一期學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連第二、三、四期已畢業的、未畢業的，今天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名學生了。可是第一期學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了。其餘的都是非死即傷。其中派去外省宣傳的不過是最少數。」[1]

歷史，為第一期的黃埔師生提供了無可取代的地位。

附：黃埔第一期諸暨籍師生簡況表

姓名	生卒年	籍貫	軍校所在	軍銜	主要軍職	備註
蔣鼎文	一八九五—一九七四	諸暨盤山	學生總隊二隊區隊長	一級上將	第十、第一戰區司令、西安行營主任	
陳　琪	一八九七—一九七一	諸暨店口	第一隊	中將	第一〇〇軍軍長	
周振強	一九〇四—一九八八	諸暨豐江周村	第一隊	中將	浙西師管區司令	
楊步飛	一九〇〇—一九六二	諸暨楊家樓	第一隊	中將	淞滬警備區副司令	
陳德法	一九〇〇—一九七五	諸暨下河圖	第一隊	中將	第二軍副軍長	一說為少將
石祖德	一九〇〇—一九七二	諸暨長瀾村	第一隊	中將	第二十二兵團副司令	

1　轉引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六頁。

周品三	一九〇二—？	諸暨三踏步	第一隊	少將	第八十師副師長、代理八十師師長	
馮聖法	一九〇三—一九五七	諸暨祝家塢	第二隊	中將	第九十一軍軍長、交警總局局長	
許永相	一九〇〇—一九三四	諸暨許家村	第二隊	少將	第六旅旅長	
樓景樾	一八九九—一九三三	諸暨上樓家	第三隊	中將	第二師師長、武昌編練處主任	
宣鐵吾	一八九九—一九六四	諸暨屠家塢	第四隊	中將	淞滬警備司令、京滬杭警備副司令	
宣俠父	一八九九—一九三八	諸暨長瀾村	第四隊	少將	二路軍第五師師長、第十八集團軍參議	一說為中將

本表說明：

一、湖南省檔案館校編整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出版的《黃埔軍校同學錄》對陳琪、馮聖法有缺誤，陳琪的籍貫漏了一「諸」字；馮聖法通訊處把「浙江臨浦轉店口郵局」誤作「浙江臨浦縣」，馮聖法為「諸暨店口祝家塢村」人，因祝家塢距臨浦鎮（屬蕭山）較近，據此通郵方便轉至。臨浦歷史上從未立縣。宣俠父據黃埔第三期同學錄補入，其隊別據第一期同學蔣超雄文補入。

二、軍界任職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前。

三、黃埔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隊的學生，為一九二四年五月份入學，不到四百七十人（一說

四百六十人不到）。以籍貫論，一期學生奉化最多，為十二人；諸暨其次，為十一人，占一期學生比例為百分之二．四。一至四隊學生於十一月底畢業。六個月後，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黃埔軍校接收陸軍（湘軍）講武學堂一五八人編為第六隊（無第五隊），並於一九二五年二月畢業，按第一期學生同樣待遇，第六隊學生主要為湖南籍。本表以入學時考入的第一期黃埔學生統計。

三、蘇聯顧問，慧眼識珠

黃埔軍校是蘇聯幫助建立的軍官學校。蘇聯派了大批的顧問、專家，按照蘇聯紅軍的教學模式教授知識，訓練軍隊。與此同時，蘇聯還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和經費，運來了最急需的武器裝備，用蘇式武裝，裝備起一支精良的中國革命軍隊。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將軍、切列潘諾夫（即蔡顧問）等是其中的代表。鮑羅廷的工作重心先是改組國民黨，在初步改組完成後，將其工作重心轉向建立革命軍校、為中國爭取軍事援助方面來。實際上，蘇聯援華軍事顧問團一九二三年夏季已到達中國，主要有波利亞克、格爾曼、捷列沙托夫、斯莫連采夫、切列潘諾夫等，其中切列潘諾夫是黃埔軍校的首席顧問，即鼎鼎大名的「蔡顧問」。

切列潘諾夫曾擔任蘇聯紅軍的團長和參謀長，在其任上，中國軍人多有投奔蘇軍的情況，他就把他們編成中國士兵連，教會他們俄語，又向他們學習漢語，從而加深對中國的瞭解，亦培養了中國情結。以後，他又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軍事指揮和東方系的課程。一九二三年春天，蘇聯政府援助孫中山的計劃開始實施，便從伏龍芝軍事學院挑選一批曾擔任過指揮員的優秀學員，派往中國工作，「蔡」就是其中理論和實踐經驗均非常豐富的代表。

蔣介石對蘇聯顧問還是比較尊重的，對顧問們的意見和建議一般都能採納。蔣對黃埔教職員要求嚴格，通常在清晨起床號一止，即巡視員生宿舍，有時發現教員劉峙、顧祝同、陳繼承等還在睡覺，即召集他們訓話，劉等均唯唯認錯，斂手而退。

蘇聯顧問們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也掌握了一些同軍校骨幹合作的方法。據說何應欽講究面子，在大庭廣眾面前教他戰術要領，他就不樂意聽；但關起門來講授，他就甘當小學生。由於這個原因，遇到有訓練課需要先教會何應欽的時候，顧問們就同何約好時間，把他請到辦公室，關鎖門戶，然後手口並用，搬弄器械或沙盤，想盡各種辦法，使何明白掌握，再由何應欽重新講習一遍，有錯誤及時糾正，直至動作完全正確無誤，他們才豎起大拇指，表示通過。何應欽就去召集教官，把剛學會的東西傳授給他們，由他們再去傳授學員。這些大多是在蔡顧問的策劃下進行的，他往往以此感到快慰。

蘇聯顧問儘量不與學員直接接觸，除為照顧部分教官的面子外，還避免引起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的反感，不給右派製造口實，如在軍校的開學典禮上，作為黃埔軍校的設計者鮑羅廷，只在臺上站立一會，沒有發表任何禮節性的講話。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蘇聯顧問在華的一種處事風格，即多在幕後籌劃，少在前臺表現。

還有一位對黃埔軍校建設和北伐戰爭勝利具有特別影響的重要人物，即加倫將軍。加倫將軍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於雅羅斯拉夫州巴爾辛克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青年時代，加倫就積極參加了革命活動，曾因號召工人罷工遭到逮捕和監禁。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應徵入伍，由於作戰勇敢，獲兩枚聖喬治十字勳章和一枚聖喬治獎章。

負傷退役後，在喀山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九一七年，被黨組織重新派駐軍隊，在士兵中進行宣傳工作。同年底，被任命為紅軍部隊政委。因在國內戰爭時期功勳卓著，先後榮獲四枚紅旗勳章。來中國前，他是蘇聯遠東共和國軍事部長兼共和國人民革命軍總司令。

一九二四年秋，加倫奉命抵達廣州。不久趕往韶關，他同孫中山長談了廣東革命政府所面臨的各種軍事和政治問題。當瞭解到廣東的形勢以及革命政府的武裝力量之後，他勸阻孫中山不要立即北伐，認為在鞏固後方（廣東）和鄰省的形勢有利於消滅陳炯明之前，北伐的問題應暫時擱置。孫中山聽從了他的建議。

到廣州不久，加倫召集黃埔軍校全體顧問到他的寓所開會，瞭解和指導軍校的工作。蔡顧問一行見到了這位鼎鼎大名的紅軍將領。加倫將軍肯定蔡顧問們在軍校的工作，強調政治工作作為軍校建設原則的重要意義，接著向他們徵詢軍校工作建議，並要求他們提供具體資料。加倫細緻的作風使預先未作好這方面準備的蔡顧問他們顯得有些窘迫。

「這怎麼可以呢？」加倫講道，「應該知道，戰爭問題和戰役問題，首先是數學和計算的問題，不瞭解資料，怎麼來計算？」又說，「我們正在研究擴大黃埔軍校，如果不瞭解基本情況，我們的建議就很難切合實際，也很難得到別人的尊重。」

加倫不僅在原則上參與制訂軍事計畫和指導軍校的工作，而且深入前線，指揮作戰。一九二五年一月，東征戰役打響後，他親率羅加覺夫、西米諾夫等將級軍官七人、校尉級軍官十多人，偕同粵軍許崇智部和蔣介石率領的黃埔教導團出發作戰。蘇聯顧問在戰鬥中均背衝鋒槍徒步，參與火線行動。

在中國的兩年時間裡，加倫幾乎參加了所有重要戰役的籌劃，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他為北伐戰爭設計的方案。其間，加倫曾因舊傷復發於一九二五年七月回國療養，但次年五月重返中國。當他病癒重返時，北伐的軍事計畫已初步形成。七月，加倫在張家口闡述了他計畫的最後方案，克服了國民黨先前制訂的同時出兵湖南、江西，兩面作戰、兵力分散的缺陷，最後為軍事委員會所採納，成為北伐勝利的重要前提。

蔣鼎文在黃埔軍校中，最早直接接觸的是蔡顧問夫婦，然對蔣鼎文軍事生涯產生重大影響的則是加倫將軍。

至於其後歲月裡蔣鼎文與蘇聯顧問們的恩怨情仇，捉曹放曹，又共同殺敵，這是教學雙方都沒有想到，也不願意看到的。

在軍事教學上，黃埔軍校對第一期學生主要分學科和術科兩類：

學科方面：最初教學生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野外勤務等基本軍事知識，繼則教授四大教程：戰術、兵器、交通、築城等，以上學科由各教官以平日心得，鉤圓索微，詳為講述，由學生各自筆記，以便誦習。此外，對於軍制學、交通學、軍隊內務規則、陸軍禮節、軍語、軍隊符號等，亦擇要詳講。至於戰術作業，實地測圖，亦分步實施。總之，對於必須學習的學科，一般教授無遺。

術科方面：黃埔學生入校之後，立即進行制式教練。開始是單人徒手方式，教官教以各種步法與轉法，等到訓練精熟之後，便開始成班、成排、成連、成營地進行操練。隨之是托槍訓練，托槍、下槍、舉槍、裝退子彈、上下刺刀，各類射擊姿勢，密集、疏散等隊形訓練。訓練有條不紊，循序漸進，教官悉心盡教，學生琢磨領會。除制式訓練以外，黃埔軍校同時也注重野外演習。戰鬥各動

作、行軍宿營、聯絡勤務、土工作業等專案依照教學程式一一實施。同時，還實行夜間訓練、實彈射擊、閱兵分列。黃埔軍校特別注重戰鬥教練、實彈射擊兩項，訓練格外嚴謹認真，這也是黃埔軍校在相當短的訓練時間裡能夠收效甚大的原因所在。

這些內容對軍事院校出身且基本功非常扎實、戎馬生涯已十二年的蔣鼎文並非難事，但他還是一絲不苟，既虛心向蘇聯顧問們請教，又時常與同僚切磋，除了個人軍政素質又有提高外，其所帶的隊伍也常常成為軍校訓練的表率。

蔣鼎文與蔣介石早已熟悉，但如此長時間的共處還是第一次。在黃埔軍校日常的訓練和生活中，蔣鼎文給蔣介石留下良好印象的是他的勤奮和刻苦。每天晨光初露，蔣鼎文都在操場上揮汗如雨、一絲不苟地操練。蔣介石有早起習慣，因此，兩人經常在室外相碰，有時也交談幾句，互問情況，感情不知不覺間加深。

不知是有意安排還是偶然巧遇，有一次，蔣鼎文帶著一個連正在進行野外演習，這時校長蔣介石陪著蘇聯顧問加倫將軍走了過來。加倫將軍平時較少來軍校，軍校的操練和演習指導主要由蔡顧問他們具體完成。加倫將軍見蔣鼎文口令喊得聲音洪亮，戰術動作絲絲入扣，全連上下分合有序，一個整體渾然形成，就知道這絕非一日之功可達。軍人的職業敏感馬上被觸動，加倫將軍來興趣了。他又駐足觀看了幾分鐘，還不時與蔣介石和蔡顧問作些交流。突然，他把蔣鼎文單獨叫出，首先讓他演練托槍，上下刺刀，舉槍，裝退子彈，然後讓他作平射、托射、俯射姿勢。蔣鼎文乾脆利索，迅即以標準的動作完成。加倫投以贊許的目光。接著，他又讓蔣鼎文進行單兵戰術示範。只見蔣鼎文拿起一支蘇式步槍，身姿矯捷地在野外跑了幾百米來回，並根據地形，忽而躍起，忽而匍匐，做

著各種姿勢的隱蔽行進。當突遇火力封鎖時，就敏捷地翻滾、跳躍；當需要快速衝鋒時，便邊疾跑邊射擊。同時，他又演示了負重行進等動作。這一系列的高難度動作使蔣介石看得眼睛發光，滿意的神態顯露無遺。加倫將軍驟然叫停，然後疾步上前，愛憐地拍了拍蔣鼎文滿身泥水汗水的肩膀，對他所展現出的指揮才能、個人的軍事素質表示十分滿意。回過頭來，加倫以軍人特有的爽快，對蔣介石說了句力重千鈞的話：「此人可重用！」蔣介石當然高興，因為蔣鼎文給他長了臉，且這句褒語是出於大名鼎鼎的加倫將軍之口！

對於加倫顧問，李宗仁是這樣評價的：「加倫將軍身軀修長，為人沉默寡言。關於戰略戰術，佢都有獨到之處，不愧為一卓越的軍事家。凡佢所發言，都從純軍事觀點立論，極少涉及中國的政治問題，確是一難得的人才。」[1]

其實對於黃埔第一期的教學和培養，無論是在校官佐還是初入校門的學生，蔣介石這位校長傾注了大量的心血：舉凡軍服軍帽之設計、教官之選用、教育之內容，以及校舍內之經理衛生等，無不由他親自參與決定。再從其留下的講稿來看，他經常保持與第一期學生之密切接觸，所講話大自為人宗旨、生活目的，小至外套風帽、痰盂廁所。技術方面講到步槍射程、常步速率；側面的又講到內外情勢，遊俄經歷。學生逃亡與關禁閉，更是其中話題。所以一年之後，蔣提及第一期學生時說：這期學生多由我個人親自指導出來，確是符合當時情形。

當然，這還是演習和操練，還不是真刀實槍，蔣鼎文的軍事指揮才能到底如何，還要用戰火來檢驗、來錘煉。

1 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二四四頁。

四、棉湖之役，血戰成名

陳炯明是盤踞廣東多年的地方軍閥，是一個地頭蛇。在敗退東江之後，他時刻窺伺著打回廣州的機會。未幾，陳炯明得到北洋軍閥與廣州商團陳廉伯等的軍費援助，元氣漸漸恢復，隨之，他在汕頭重整旗鼓，大肆揚言反攻廣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炯明致電廣州總商會，宣佈將發動進攻，用鐵蹄踏平廣州城，並竭力呼籲廣州商會予以經費支持。次年一月下旬，陳炯明自任「救粵軍」總司令，由林虎任總指揮，洪兆麟任副總指揮，驅兵向廣州進逼。其所屬部隊統編為七個軍，近七萬人。

陳炯明的計畫是這樣的：

右路縱隊由四個步兵師、一萬五千人組成，歸林虎統一指揮，在博羅地區集結，在廣九鐵路以北向廣州進攻。

中路縱隊由十五支獨立武裝，一萬至一萬二千人組成，由洪兆麟指揮，在石龍到石灘地區集結，同林虎所部協同作戰，沿鐵路線向廣州進攻。

左路縱隊由劉志陸指揮，在石龍東南集結，以一部分兵力佔領虎門灣各島，切斷廣州同其他地方的一切聯繫。該路縱隊其餘兵力用以保障進攻廣州主力部隊的側翼和後方。

面對陳炯明即將發動的進犯，廣州革命政府決定東征討伐。廖仲愷受孫中山委託，作為第一次東征的主要決策人與組織者，統一籌畫東征軍事領導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廖仲愷、胡漢民、加倫三人小組會議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為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蔣介

石、楊希閔及蘇聯顧問加倫。

楊希閔以東征聯軍總司令的名義對陳炯明的軍事進攻部署頒發了東征動員令。東征聯軍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東征作戰部署問題。在加倫將軍的協助下，會議決定先發制敵，擬定了分三路直搗東江的作戰計畫：

楊希閔的滇軍（約三萬人）為左路，進攻河源、老隆、興寧和梅縣；

劉震寰的桂軍（約六千人）為中路，圍攻惠州；

許崇智的粵軍（約一萬人）和黃埔軍校教導團（約三千人）為右路，進攻淡水、平山、海豐、陸豐和潮汕地區。

加倫將軍期望三路並進，打破陳炯明的攻勢並消滅他的軍隊。會議任命蔣介石為前敵總指揮。

討伐陳炯明、平定東江的任務本應由實力雄厚的滇軍擔任，滇部戰鬥力強，有把握打垮陳炯明一翼。再加滇軍胡思舜軍的主力曾萬鐘師和四個獨立旅都駐惠州，從地理條件上來看，出擊相當便利。但是，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和桂軍總司令劉震寰本是地方軍閥，他們對革命政府懷有異志，雖迫於各方面的壓力同意東征，卻抱定消極觀戰的態度，遲遲不進。滇軍、桂軍既不肯實質性地出兵打仗，別的武裝力量又不夠，廣州大元帥府大本營不得不提前使用黃埔軍校教導團，這支剛剛成立不久的「娃娃軍」去充當東征先鋒了。

黃埔軍校教導團是在接受蘇聯的第一批武器後由孫中山責令蔣介石「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而創立的。教導第一團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式成立，何應欽出任第一團團長，沈應時為該團第一營營長，蔣鼎文任該團第一營副營長兼第二連連長。按照軍校當時規定，團長、營長由教官出

任，副營長和連長由學生隊長、區隊長出任，第一期優秀的畢業生出任連長和排長等職。教導第二團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團長由王柏齡出任。

黃埔軍校教導團的編制，計為步兵三營，每營三連，每連三排（即所謂三三制）。團部直屬有特務連、偵察隊、機關槍連、輜重隊、通信隊、衛生隊。團營連三級均設有黨代表，並設有副團長、副營長、副連長、副排長各一。

第一次東征時的黃埔軍第一、第二團組織結構見下表：[1]

教導第一團團長　何應欽	第一營營長　沈應時
	第一營副營長兼第二連連長　蔣鼎文
	第二營營長　劉峙
	第三營營長　王俊
	偵探隊隊長　孫常鈞
	特務連連長
	輜重隊隊長　鄧振銓
教導第二團團長　王柏齡	第一營營長　顧祝同
	第二營營長　林鼎祺
	第三營營長　金佛莊
	偵探隊隊長
	特務連連長　樓景樾
	輜重隊隊長　沈良

1 參見《黃埔軍校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〇〇頁、一七〇頁。

不難看出，無論是官佐結構還是兵員數量，這支學生軍的實力還很單薄。但黃埔校軍從制度建立和輿論宣傳上做得比較充分，如軍法制度上，先後制定了《革命軍連坐法》、《革命軍刑事條例》、《革命軍懲罰條例》，其中《革命軍連坐法》[1]有嚴格的規定：

現在軍隊，不知節制，所以上下不相連繫，以致進前者徒死而無賞，雖欲賞之，無從查考；退後者偷生而無罰，雖欲罰之，亦無從查考。今定有節制矣！如一班同退，只殺班長。一排同退，只殺排長。一營同退，只殺營長。一團同退，只殺團長。一師同退，只殺師長。以上皆然。如此看之，所殺不過三五人，似與士兵無涉，還可退走，然你們要仔細思忖，此法一行，便是百萬士兵，一時進前退後，也都有查考。所殺雖只幾個人，不怕你百萬人，都退不得……這個連坐法一行，就是全軍之中，人人似刀架在頭上，似繩子縛著腳跟，一節一節互相顧瞻，連坐牽扯，誰亦不能脫身。兵法云，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又云「萬人一心」，「萬人齊力」。真是要得這個成效，非實行此連坐法不可！從今以後，革命軍即實行此連坐法，仰各將士奉行無違，勿視此為普通具文也。

這次東征的輿論宣傳上，黃埔校軍討伐陳炯明的檄文可謂字字鏗鏘，擲地有聲。《誓滅陳炯明檄文》如下：

1 參見《黃埔軍校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〇〇頁、一七〇頁。

革命軍與北洋軍閥不兩立。陳炯明乃甘心認賊作父，為革命政府肘腋之患。彼與北洋軍閥成犄角之勢，以攻打革命發祥地，使廣東頻年陷於水深火熱。禍鄉誤國，叛黨殃民，罄竹難書，萬惡不赦。今本校學生官長及教導士兵，莫不義憤填膺，誓滅陳炯明而後朝食。

原聯軍將士，國民黨人，警政各界，戮力一心，效命疆場，義無反顧，計不旋踵。此獠未滅，豈敢遑安。當各激發天良，毋負中山先生，毋負先烈，毋負人民喁喁之望。

與此同時，黃埔軍校又以全體官佐學生的名義發表了《告人民同胞》[1]書：

我們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軍隊來了！我們的記號是頸繫紅巾，軍裝齊整，衣領是翻領。我們是保護人民的，決不和陳軍一樣抽捐收稅，也不和其他軍隊一樣騷擾人民，我們出兵東江，為的消滅陳炯明，為的消滅殘害你們的奸賊。

陳炯明諂媚北軍，勾結土匪，擾亂東江，使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如果陳賊不除，東江戰爭永不能息，我們是打反叛，除奸賊，光明正大的軍隊，我們是保人民，安地方，公正和平的軍隊。幫陳炯明的，是幫叛反，害自反己，幫我們呵，陳軍消滅，安居樂業。

同胞們！要圖個安居樂業！

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全體官佐學生士兵謹告。

1 《黃埔軍校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四五頁。

如此煥然一新的正義之師，焉有不勝之理！

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兼任粵軍參謀長，黃埔校軍與粵軍第二師（師長張民達）、第七旅（旅長許濟、參謀長蔣伯誠，旋二人又分兼第四師師長和參謀長）編在一起，組成東征軍右翼軍。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本部下達命令：

一、東江敵情及友軍狀況如貴官所知（即已列出的聯軍作戰計畫及訓令）。

二、本校全部決於二月三日，在虎門寨附近集結，待命出發。

三、教導第一團（欠第一營），務於明二月一日午前八時由本校出發，用船舶輸送，向沙角前進。到沙角後，會同第一營限於二日在大懷德、北柵一帶集結完畢。

四、教導第二團務於二月二日午前八時由本校出發，用船舶輸送（到虎門寨）、向太平圩（一帶集結）前進，限當日到達白沙附近集結完畢。

五、學生隊炮兵第一營、校本部，於二月三日午前八時由本校出發，用船舶輸送到虎門寨、太平圩一帶集結。

六、給養由各團自辦。

七、余現在本校，二月三日率同校本部向虎門前進。

各部按命令到達，二月三日，蔣介石在虎門太平街軍校本部又下達了向東莞進攻的命令：

一、敵軍袁瑕大部約六百人，散在東莞城附近及常平圩、茶山一帶，其前進部，在黃旗峰附近。我桂軍林樹巍師，於今晨七時擊退霄邊之敵，並占領溪頭，敵向黃崗圩敗退，我軍現繼續渡河追擊中。我粵軍擬復收石龍、東莞後，再協同滇、桂各友軍攻擊前進。

二、本部軍擬明（四）日佔領下山門、龍旺埠、石鼓之線，五日向東莞之敵攻擊。

三、教導第二團務於明（四）日由白沙出發，到達龍旺埠、秦嶺一帶。

四、教導第一團務於明（四）日由大懷德、北山前進到達下山門。

五、粵軍張我東團，明（四）日務須到達石鼓附近。

六、以上三團務於後（五）日午前九時三十分，開始向東莞之敵攻擊，各團須確保聯絡。

揚劍出鞘，直指東江，蔣鼎文所在第一團第一營首先於二月五日攻佔東莞。

東莞敵軍守將袁九，外號袁九蝦，是一個令當地百姓聞之色變的土匪頭子，敲詐勒索，殺人越貨，橫行鄉里，武裝發展到六百多人後，接受陳炯明改編，並打出「救粵軍東莞直屬縱隊」的旗號，袁九搖身變成了縱隊司令。當黃埔校軍以鐵甲車隊突然殺來，袁九稍一抵抗即被擊潰，帶著二百多殘兵逃竄而去，結果躲在一個茅坑，被黃埔校軍捕獲。

十三日，蔣介石下達兵分三路進攻淡水的命令，教導第一、第二兩團擊平湖、龍岡前進在其南向；粵軍第七旅由藥陽墟前進在其東北；第二師由新墟前進在其西北；教導第二團先佔領牛鼻湖、松子坑等地。

淡水是個小城，距惠州約三十五公里，但城牆相當堅固，壕溝又深又寬，前面地形開闊平坦，是一個易守難攻之城。守城為陳炯明的熊略部、雷輝騰部、林烈部，計有三千餘人。由於與惠州相近，駐惠州的洪兆麟部如發現淡水有險，即可迅速趕來支援，因而淡水城需要迅速攻克。

十四日，在淡水城外桅杆嶺一帶，教導一團首先與敵部接觸，將敵擊潰後，何應欽即命沈應時、蔣鼎文的第一營攻南門，王俊的第三營攻東南。其時，蔣介石、周恩來也來到城南的玉虛宮，親自

督戰。激戰竟日，未能攻下。

次日，蔣介石決定組織「奮勇隊」（俗稱敢死隊），從各部挑選一百〇五人，分七組，每組十五人，配備竹製雲梯一架，由第一營營長沈應時、副營長蔣鼎文親自率領，冒著彈雨爬梯攻城，隊員還有蔡光舉、李安定、劉疇西、彭幹臣、徐向前、左權、張際春、李漢藩、李奇中、張隱韜等人。拂曉時分，先由陳誠的炮兵隊向城裡開炮，給奮勇隊攻城火力支援。上午七時，奮勇隊一馬當先，其後部隊相繼跟進，先行攻破西門（一說南門），隨之便占領了淡水。

淡水一役，共殲滅陳軍三千餘人，俘虜二千餘人，其中師、團長五人，繳獲各種長短槍二千餘枝，黃埔校軍也犧牲一百多人。第一營營長沈應時身負重傷，不能繼續參加戰鬥，遂由蔣鼎文遞任第一營營長，指揮作戰。

對於淡水之戰況，蔣鼎文所在第一營第一連黨代表李奇中多年後有回憶文章發表：

> 淡水是進入東江地區的一個重鎮，陳炯明的一個旅（為熊略部）憑藉堅固城牆和工事死守，阻礙我軍前進。我方兩個團的官兵，除少數人打過仗外，絕大多數包括黃埔學生在內都是初次上戰場。拂曉前我方發起攻擊，由十名敢死隊（除營黨代表蔡光舉、李安定二人不是共產黨員外，其餘八人，有連黨代表張遠韜、趙楠、李漢藩、游步瀛、李奇中等全部是共產黨員）擔任爬城牆的前鋒。敵人的子彈迎面射來，打得城牆外面菜地上的菜葉沙沙響，心中不免有些緊張。忽聽得衝鋒號緊吹緊催，我們敢死隊員們立即奮勇當先，冒著槍林彈雨一口氣衝到城牆腳下，黨代表蔡光舉不幸中彈犧牲。爬城梯子抬到城牆腳下，我們很快從梯子往城牆爬上去，一面用

火力壓住城內的敵人，一面越過城牆，衝進城裡，打開了西門。不到半個小時，我們就有一個營衝進城，緊跟著第一團全團都進城了。敵人全部繳械投降。至此，淡水一仗打勝了。教導團第二團是預備隊，沒有參加戰鬥。

接近黃昏，得知敵人增援淡水的兵力已經到達城外東邊地區，佔領了高地。蔣介石本欲派第二團去驅逐這股敵人，不料二團團長王柏齡聽到槍聲就逃跑了，該團一時無人指揮，乃派我第一團第一營前往接應。也真是湊巧，我們教導團打的是軍校校旗，是紅顏色的，敵方陳炯明部隊的軍旗也是紅顏色的，站在高地上的敵人看見從淡水方面來的一支隊伍（其實是我們的）打的是紅色軍旗，誤認為是從淡水退出來的自己的隊伍，於是槍不放，等我們接近了他們，敵人也來不及放槍了，立刻紛紛被我們打退。我們第一營乘機猛追，於是淡水增援之敵就被我們打退了。一天之內連打了兩次勝仗，真是首次出征，大顯神威。

淡水之戰，蔣鼎文的第一營在不經意之間，又臨時擔負並完成了第二團的戰鬥任務。真如李奇中所說，一天之內，兩次勝仗，既使第一營信心倍增，也令兄弟部隊刮目相看。

淡水一仗獲勝，蔣介石即向北京的孫中山告捷。孫中山先生強撐病體，親自致電蔣介石：「校軍轉戰東征，黃埔學生乃吾党革命根本，主義實行之寄望，務要倍予愛惜，勿得輕易犧牲。寧可損失一營，不可損失一個黃埔學生。」

蔣鼎文在淡水之戰中顯示出敢戰善戰的軍事才幹和指揮能力，再次受到蔣介石的青睞。然而更大的血戰還在其後，這對蔣鼎文和他的戰友們是一場嚴峻的考驗。

在攻克淡水後，東征軍右翼休整了四五天，其間褒罰分明，處置得當。蔣介石對教導二團團長，也是他日本留學時的同學王柏齡，在戰鬥中的表現十分不滿，給予撤職處分。調第一團一營長沈應時任二團團長。因沈應時負傷未愈，改由錢大鈞代理。對在戰鬥中臨陣退卻、貪生怕死的第二團第七連連長孫良，依照《革命軍連坐法》予以軍法處置，執行槍決。

二月二十日，部隊向惠東（平山）進發，行至羊塘圩，與敵洪兆麟遭遇，第一團首先接敵，經過半天激戰，洪部逃竄而去。右翼軍一行且戰且行，在進佔惠東後，蔣介石又於二十六日發出了向海豐攻擊的命令。海豐是陳炯明的老家，是有悠久歷史的沿海名城。前一日，陳炯明剛從潮州潛回海豐，風聞東征軍動向，隨即攜家帶眷逃往汕尾，轉船逃至香港，只留下其部劉志陸鎮守海豐。守城部隊已軍心渙散，在城裡公開搶掠後，即逃竄而去。海豐之戰，就這樣不戰而勝。三月五日至八日，右翼軍又分別佔領普寧、揭陽和潮州、汕頭。沿途民眾簞食壺漿，擂鼓放炮，如慶升平，民心與士氣非常高漲，軍民渾然交融成一體。

右翼作戰部隊，自從二月三日出發後，於一月之間連克多城，戰鬥本可暫告一段落。但由於東征軍左翼之楊希閔與中路軍劉震寰同陳炯明的林虎部早有密約在先，或按兵不動，或消極應對，使林虎無所顧忌，從容集中二萬多兵力，從興寧、五華一帶直抄東征軍後路，並希圖將東征軍右翼部隊一舉消滅在潮汕、揭陽之間。

林虎是陳炯明手下最為得力的猛將，所部為陳炯明主力，戰鬥力強盛，加之他用重金將一批亡命之徒組成敢死隊，打起仗來兇狠無比，在以往的軍閥爭鬥中，往往大占上風。此時的林虎正親率劉志陸、王定華、黃任寰等精銳二萬餘人，分幾路以暴風驟雨之勢逼近棉湖。

棉湖是潮州普寧縣西側的一個小鎮。普寧以東多屬平砂地區，棉湖以西及以北多為崇山峻嶺。潮汕一帶，前臨大海，後靠大山，交通四達，進不能攻，退無可守，被視為用兵絕地。

右翼軍決定，留粵軍第二師張民達部防守潮汕，以留學生總隊防守揭陽城，其餘校軍全部出擊。根據偵探報告，劉志陸、王定華、黃任寰等部在揭西河婆集中，爾後分兩路出擊。

三月十二日午後一時，敵軍右路前隊抵鯉湖，左路前隊抵棉湖附近的紅湖。蔣介石率部到達普寧城後，即命令第一團佔領棉湖，第二團佔領池尾，以抗擊右路鯉湖之敵。粵軍許濟第七旅進至棉湖之北的桐坑、狗埕等地，伺機擊潰敵軍。

此時林虎各軍部署如下：從上柵前來的部隊抵達紅湖，在和順有約八千人，作佔領和順北端高地之勢；鯉湖約有六千人尚沒有動靜，林虎後續部隊亦約有一萬多人，可調用兵力計有二萬多人。兩軍兵力相比，黃埔校軍與許濟第七旅粵軍明顯處下風，且黃埔校軍新近苦戰，消耗甚大，部隊亦有減員。林虎部則嚴陣以待，養精蓄銳已久，兵力占絕對優勢。敵人雖然來勢洶洶，聲勢浩大，但黃埔校軍面對強敵和險情，士氣旺盛，絕不怯戰。

蔣介石下達命令：三月十三日零點三十分，第七旅許濟部於晨七點半行進到塔頭埠側擊敵人左邊且包圍之；教導第二團由錢大鈞於晨五點三十分出發，攻擊湖右岸鯉湖之敵，並掩護第一教導團左側；何應欽第一團在晨五點三十分開始渡河，直面和順之敵。

先行到達鯉湖的林虎部僅二千餘人，該部在附近高地上阻擊東征軍，攻擊其部右翼，而其主力則轉至和順方向。其時黃埔軍既無無線電通信設備，又無騎兵傳送情報，全靠徒步行走，各部之間聯絡異常困難。再加由於沒有精密軍用地圖，許濟旅與原所安排軍事部署南轅北轍，距敵反而越來

越遠，不但未能阻擊陳部，反而使敵軍解除攻擊顧慮。這種突變使得教導一團壓力陡增，他們必須抗擊十倍於己之敵，否則將全軍覆沒。

這一驟然的戰況變化，造成了空前慘烈亦千古揚名的棉湖戰役。

晨七點三十分許，何應欽率領教導第一團前進至離和順約有四十華里的曾塘村，探知林虎之王定華部約六千人已經占領了和順東端高地。戰場地形對黃埔校軍相當不利。何應欽即命令蔣鼎文所率的第一營在正面攻擊敵軍，火力要猛；王俊所率第三營由右方前進，繞道側擊敵之左翼；劉峙所率的第二營與特種部隊作為預備隊，待機而行。

蔣鼎文第一營正面受敵，黃埔校軍的精華受到了真正的考驗。兩軍相距不過二百米，且敵軍人數十倍於黃埔校軍，雙方剛一交上火，陳炯明部即以大量兵力對黃埔校軍實行包抄。

蔣鼎文營的官兵據守曾塘村，戰鬥最為激烈。從拂曉開始，戰火一直沒有停歇，全營官兵殊死奮戰，幾以白刃肉搏，殲敵甚眾，使正面之敵沒能得逞，但一營也損失慘重。蔣鼎文受傷後，依然頑強地繼續堅持指揮作戰。敵人看正面僵持膠著，進攻不下，於是開始朝校軍左翼猛攻過來。

何應欽命令第三營火速搶佔右前方最高之地，以居高臨下之勢壓迫敵軍，又命令預備隊之一連掩護重機槍挺進，投入激戰，以牽制住這股敵人。

上午十時許，左翼兵力蔣鼎文營奉命向曾塘村東北一個高地轉移，其時曾塘村已無兵據守。敵人見狀，即前進至該村東端田野裡，距教導一團團部僅二百米。何應欽見敵愈來愈逼近團部，命第二營營長劉峙率領預備隊第六連趕渡小河，衝向敵陣。何應欽又令陳誠炮兵連向曾塘村東端田野之敵猛烈炮擊，敵人橫屍田野，慌成一團，紛紛後退，被轟出了曾塘村。

約十一時三十分，林虎部組織人馬反覆攻奪陣地，朝第二營劉峙的第五、第六兩連猛攻。何應欽立即命令預備隊第四連參加作戰，並且親自率領團部警衛連以及團部人員督兵奮戰，往來衝殺，敵人在黃埔校軍攻擊下死傷枕藉，即朝北湖退卻。

教導一團僅以一千多人的兵力單獨抵擋了一萬多敵人，戰鬥自晨到午，打得相當艱苦，官兵用命，前仆後繼，犧牲慘烈，實已勉力支撐。其時，粵軍許濟第七旅及教導第二團還是無法聯繫上，敵人兵力越來越多，黃埔校軍處境非常危急。

險惡時分，偵察人員忽然來報：粵軍第七旅由許濟、蔣伯誠率領在右翼前鋒已經同敵人交上火，右翼已經無慮，何應欽即命王俊第三營趁機協同許旅攻敵右翼。敵軍見右翼吃緊，以大部兵馬猛然包抄左翼，劉峙的第二營又陷入苦戰。何應欽急令團部特務連所餘兵力迅速增援，從中午時分起與敵白刃相接，殺聲驚天，兩軍戰鬥達到白熱化程度。教導一團已經沒兵力可增援，只能以僅存兵力固守幾個高地。

午後一時，在右翼的許濟旅與第三營的猛衝下，敵軍終於抵擋不住，潰退到和順方向，而蔣鼎文第一營則從陣地猛然出現，會同右翼兵力奮力追殺，敵狼狽潰逃。當所部追至和順村附近時，村裡突然湧出大量敵人，猛然反擊，許濟旅猝不及防，倉促後退。第一、二兩營合力抵敵，但敵軍突然反擊，又使他們陷入苦戰。千鈞一髮之際，何應欽親率左右人員二十餘人以及僅有的一挺重機槍趕到，即實施猛烈的衝擊，敵人突見新增援軍，乃驚恐萬狀，躊躇疑惑，不敢前進。雙方因此對峙了片刻。

當棉湖之戰最激烈之時，蔣介石、廖仲愷與蘇聯顧問加倫將軍親赴前線督戰，校軍士氣更加激

昂。廖仲愷親督役夫搬運彈藥，用不怕危險的精神激勵廣大官兵浴血苦戰。蘇聯顧問也懷揣衝鋒槍，與士兵一起奮戰。臥在簡易工事的官兵，強忍饑餓疲憊，強忍槍傷劇痛，看著廖仲愷瘦弱細小的身影，奔走在槍彈與硝煙裡，頓覺精神振奮，又奮然躍出戰壕，朝兇狠的敵軍衝擊。

其時，第一團指揮所設在第一營第一連背後高地上，何應欽突然發現，有一小股敵人正在逼近團指揮所，即派自己的衛隊抵抗，兩位衛士當場一死一傷。此刻蔣介石、周恩來以及蘇聯顧問都已來到團指揮所。蔣介石急令炮兵連長陳誠開炮，然此前因大炮打得太久，撞針變熱，炮亦打不響了。聽到校長的命令，陳誠只有重裝炮彈發擊，猶如天神相助，炮彈竟在團指揮對面的敵群中轟然爆炸。敵人頓時驚慌失措，黃埔軍趁勢反擊。

教導二團劉堯宸率第一營及時趕到，在側面以密集的炮火猛擊陳炯明部，腹背受敵的敵人全線潰敗，瀕處絕境的黃埔軍轉危為安。

棉湖戰役終於取得了勝利。

是役，教導第一團以千餘之眾抗敵陳炯明部萬餘精銳，真可謂以一當十。然黃埔軍亦損失慘重，死傷達三分之一以上，全團九個步兵連長，六人陣亡，三人受傷。蔣鼎文作為正面阻擊敵人強攻的第一營營長，率部與敵反覆爭奪，後在反衝鋒時被敵彈擊中左胸，穿背而出，鮮血噴湧，依然指揮殺敵，終因傷勢過重，身體不支而倒地，昏死過去。而第三營營長王俊，戰鬥受傷後被敵軍俘獲，蔣先雲帶領戰士從敵人手中搶回。

對於棉湖戰役的慘烈及蔣鼎文的英勇，指揮者之一王俊是這樣回憶的：

第一次東征棉湖之役，其時餘在教導第一團第三營任營長，銘三兄任教導第一團第一營營長。棉湖一役，為民國十五年北伐之先驅，關係黨國之存亡，為以後革命軍戰鬥戰術之藍本。此一戰役第一營與第三營戰鬥最為慘烈，死傷官兵三分之二以上，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我校軍幸獲全勝。及今思之，當時戰鬥之慘烈狀態，猶縈迴腦際，歷久難忘。此役余幸偷生，銘三兄則彈貫肺部，養傷半年以上始癒。[1]

時任教導第二團第三營黨代表的鄭洞國記述棉湖之戰：

教導一團官兵在這場殊死戰鬥中表現得極為英勇，自團長以下官佐，均身先士卒，衝鋒在前；廣大士兵亦無比頑強，一人尚存，死戰到底，以至成班、成排地犧牲在陣地上。當時親眼目睹這一慘烈戰鬥情景的蘇俄顧問加倫將軍也不禁為之萬分感慨地說：「黨軍以區區千餘之眾，獨擋敵兩萬餘重兵進攻，打得如此英勇頑強，為戰爭史上所少見。黨軍不愧為天下第一流的陸軍。」

大戰爆發前，教導二團正在教導一團左翼向前運動，兩團相距約十餘華里。晨七時許，教導一團方向傳來激烈的槍炮聲，而且一陣比一陣密集。從槍炮聲中不難判斷，這是一場規模相當大的激烈戰鬥。按照一般的作戰規則，我團應立即向敵右翼迂迴包抄，果斷地攻擊敵之側背，這樣既可使敵人兩面受敵，又可掩護我教導一團左翼。但團長錢大鈞雖長於軍事理論，卻無實

1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七六頁。

際作戰經驗，且處事優柔寡斷，不敢採取堅決的行動，一意等待著指揮部的命令。從晨至午，教導二團走走停停，徘徊不前，以致坐失戰機，獨使教導一團以寡敵眾，與敵浴血奮戰，歷盡險境。正午時分，仍未見指揮部送來命令，但棉湖方面的槍炮聲愈加激烈，全團官兵再也按捺不住，紛紛請求出擊。錢大鈞不允。第二營營長劉堯宸，為人爽直痛快，且作戰勇猛過人，於軍中素有威望。他見軍情十分火急，再三請求無效，氣得大怒，乃獨率該營向前出擊。錢大鈞這才下令第三營迅速占領左翼高地，掩護我軍側翼；以第一營為團預備隊，跟隨第二營前進。[1]

棉湖戰役的親歷者，時任第一營偵察排長、後為一級上將的「國防部長」黃杰回憶道：

> 猶憶初期棉湖之役，公（蔣鼎文）為教導第一團第一營營長，杰則任偵察排長，奉命隨同部隊作戰，擔任營與營間連絡。公率部奮勇奪壘，受傷不退，遂摧強敵。此為杰所親見，自此服公勇烈，藏之在心。[2]

對於蔣鼎文在棉湖之戰中英勇善戰所產生的影響，該戰役親歷者，時任教導第二團團長的錢大鈞如此記述：「銘三兄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彈穿左肺，擢為首功，餘勇可賈，足為革命軍人之楷模。」[3]

1 《鄭洞國回憶錄》，團結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三二頁。
2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七七頁、第七四頁。
3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七七頁、第七四頁。

棉湖之戰是黃埔校軍建功立業的奠基之作，也是廣州政府轉危為安的生死之戰。蔣介石與何應欽把三月十二日這一天定為同生死共患難的紀念日，以後每逢此日，何應欽必邀故朋親友聚首，即或退至臺灣後，何應欽依然堅持紀念，直至去世。

三月十五日，東征軍在河婆鎮作了戰役階段總結，蔣介石、廖仲愷、加倫將軍都高度評價了棉湖戰役。加倫將軍即席講話：

各位同志：

今天要求校長准我五分鐘的時間談話，對於教導第一團表示一番敬意！

俄國同志親眼看見教導第一團勇敢戰鬥，在俄國紅軍中，極好的部隊才能見著如此成績。俄國革命黨的紅軍，能將國內的英法帝國主義者驅逐出境，我於陸軍軍官學校的教導團，不久也能將國內的各國的帝國主義者驅逐出境，我可代表俄國的同志及人民致一番敬意。

昨天棉湖一戰的成績，不獨在中國所不見，即世界上亦是少有的。由此可以告訴我們同志，中國革命可以成功，一定可以勝利，因為教導第一團能如此奮鬥。

諸位昨天盡的職務很大，不獨防了自己的危險，並且驅逐了敵人，不獨敵人不能破我，並且我們出擊可以攻破敵人。昨天的事實，可以證明諸位能盡極大的職務，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大的價值，可稱為世界上頂好的軍隊。這次的勝利，不能不說是官長的指揮適當，這樣好的軍隊，這樣好的官長，將來革命可以成功！在中國歷史上，革命史上，要算第一軍。中國革命成功就在目前，我可代表俄國同志，致一番慶祝的敬意！

這次的勝利，要使全中國人民知道，並且要俄國全國同志都能知道中國革命軍的勇敢。

加倫將軍的講話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這次東征討伐陳炯明，對蔣鼎文的軍事生涯來說，可謂關鍵。如果說在東征之前平定陳廉伯的商團叛亂是他小試牛刀，則淡水之戰就是他亮劍出鞘，適逢營長沈應時負傷難支，蔣鼎文從副營長提升為營長之職；而棉湖之戰，蔣鼎文所率第一營大顯神威，左衝右突，守，至死不退，攻，奮力向前，所部雖然損失慘重，自己也重傷幾死，並落下了終身遺疾，直至以後逝世，也是舊傷復發導致，但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來說，則是無尚榮光。棉湖一役，蔣鼎文血戰成名，其「拼命三郎」、勇敢善戰的名聲得以初步確立，軍中的威望進一步提高，蔣介石亦更器重這員驍勇善戰的愛將了。蔣介石在稍後所撰的《第一期黃埔軍校同學錄序》中，情深意切、聲淚俱下地寫道：「昔日同生死共患難者，至今幾不及十之七……陣亡者四十餘人，傷者如蔣營長鼎文、郭連長俊等十餘人，尚在危病中，生死未可卜。」

蔣鼎文在醫傷期間被提升為教導第一團中校副團長，未久又被提升為第一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

伴隨著棉湖之戰的成名，關於蔣鼎文的傳說和議論也多了起來，特別是關於所受槍傷和如何死裡逃生的幾種傳說影響甚廣，在此不妨錄述幾則，以供讀者把玩。



蔣鼎文棉湖戰役負重傷後在廣州療養

一種傳說是：鑒於蔣鼎文在此役中的戰功，蔣介石除書面褒獎提升職務外，還給予其五千元大洋的獎勵，而何應欽不知何故，則懷疑蔣鼎文的胸部彈入部位和彈入方向。他對蔣鼎文中彈後還如此勇敢有些懷疑，並一度懷疑是退卻受傷，於是直接派員至醫院，給尚在昏迷中的蔣鼎文驗傷核實，直至確認槍彈是從正前方擊入左胸後才不作置評。

這實是一個荒謬的傳說，這樣的傳說是對何應欽這種職業軍人的褻瀆。作為戰場最高指揮官，他對蔣鼎文及其第一營在此役中的表現可謂了然於胸，即或距此戰半個多世紀以後，何應欽在臺北主持的棉湖戰役紀念會上還是念念不忘蔣鼎文的功績。何應欽說：「棉湖這戰，關係我國革命軍之絕續，當時教導團幹部，全係我黃埔軍校一、二、三期師生為骨幹，這一仗如失敗了，以後不但沒有黃埔軍校，也沒有北伐……蔣鼎文可說是國民革命軍第一功臣。」[1]一九七六年三月，何應欽親自撰文悼念蔣鼎文並再提此事：東征路上，「余長校軍教導第一團，銘三任第一營長，相從關係至為密切，棉湖戰役，奮發前鋒，負傷瀕危，英勇名重全軍。」[2]

關於蔣鼎文受傷後是如何被救下火線的傳說：蔣鼎文左胸被子彈打入，堅持不住後，終於倒在屍首堆中。他的勤務兵洪某某逐一翻屍，逐一辨認，見到了蔣鼎文，一摸，鼻息尚存，即送至戰地醫院，其後又轉至汕頭博愛醫院救治，這才活了下來。

還有一說是戰後蔣介石視察了第一營陣地，只見屍體枕藉，有人從屍堆中把蔣鼎文扒了出來。衛生兵說：「蔣營長肺部中彈，可能沒救了。」蔣介石大聲呵斥：「胡說！蔣營長只要有一口氣，

1 蔣干城：《蔣上將軍銘三傳略》，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十九期。

2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七二頁。

就不准停止搶救。」

不管怎樣的說法，其後「從亂屍堆中爬出的飛將軍」之說就廣為傳開了。

而蔣鼎文在四十多年後的回憶是這樣的：

> 棉湖之役，戰況非常慘烈，攻城時我身先士卒，身負重傷，子彈貫穿了我的左胸，還好我的族叔——時任旅部參謀長（蔣伯誠）派兵把我搶下火線，療養了半年才好，直到今天天氣不好時，傷口還隱隱作痛。東征之役是一次艱苦的作戰，陳炯明在廣東有他深厚的勢力，同時也有外援，我們能以數量不多的軍隊蕩平粵東反革命的老巢，實在不容易。不掃平粵東，我們是沒有辦法北伐的。粵東平定了，廣州的革命根據地才安如磐石。[1]

蔣鼎文所說的族叔即為時任旅部參謀長的蔣伯誠，蔣是粵軍第七旅即許濟旅的參謀長（後為第四師），其時許旅所部一直與黃埔學生軍同路東征。

同年十月，黃埔軍第二次東征陳炯明，蔣鼎文因傷未痊癒，奉命率部擔任廣州的警衛。

五、中山艦事件的急先鋒

蔣鼎文醫傷期間升任第一師第一團中校副團長，未幾調任第二師第五團團長。第五團基本班子為副團長章烈，參謀長張炯，輜重隊長朱平之，第一、二、三營營長分別為文志文、李樹森、陳志達。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一三頁。

該師第四團團長原為劉堯宸，劉在第二次東征攻取惠州城時犧牲，改由陳繼承接任；第六團團長由攻佔惠州城的功臣、四團三營營長惠東升提升。第二師師長為王懋功。

王懋功，原名國華，字東成，江蘇銅山人，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畢業，保定軍官學校肄業。一九一七年，任李烈鈞部營長，繼任陳炯明粵軍第一路軍統領，許崇智部第一軍第一旅旅長。後任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長，深得蔣介石信任，出任第二師師長前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第二次東征時，他率第二師蔣鼎文的五團及六團留守廣州，未隨大部隊東征。王懋功還兼任廣州衛戍司令，與蔣鼎文一起戍守廣州這個革命軍的大本營。

第二次東征後陳炯明再難翻身，逃往香港蟄居。十二月，蔣介石由東江返回廣州。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由汪精衛作政治報告，蔣介石作軍事報告。蔣介石在軍事報告中說：「我現在敢說一句，我們的政府已確實有了力量，來向外發展了。」蔣介石以全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又當選為常委，旋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監，成了名符其實的軍事領袖。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說：「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蔣介石）與汪精衛是兩個重心，前者是軍事的，後者是政治的。」

蔣介石的宏大志向遠不在此，他知道必須通過北伐才能實現孫中山的遺志，也才能使自己在黨內、國內的地位得以鞏固，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談何容易。這期間，他與蘇聯顧問、汪精衛在北伐的問題上、軍隊的人員安排等事宜上發生了重大的分歧。

自蘇聯顧問加倫、鮑羅廷回國後，接替他們職務的是季山嘉。原來北伐的計畫是加倫將軍主持制定的，而季山嘉上任後一反常態，大肆反對北伐，致使蔣介石實現這一計畫碰到重大阻撓。因為

其時蘇聯顧問的意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故蔣介石對季非常不滿，「我以誠往，彼以詐來，非可共事也」。他還向汪精衛建議：「革命實權，非可落於外人之手。」

面對一個季山嘉已足夠蔣介石頭痛，更致命的是當時國民黨內的頭號人物汪精衛竟然支持季山嘉、稱讚季山嘉，要蔣介石創造各種條件，讓蘇聯顧問季山嘉暢所欲言，對於他的工作要給予充分信任和放手。汪似乎完全不理會蔣介石內心的苦悶和胸中大志無法實現的憂慮。

汪精衛還插手蔣介石的「領地」，分化他一手創立、賴以成名的第一軍。原來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是蔣介石從粵軍中爭取過來的，進而又給他高位，但王有政治野心，與蘇聯顧問和汪精衛走得很近，尤在兼代廣州衛戍司令期間，王極盡討好之能事，與季、汪的關係更趨密切。蔣介石決定給汪精衛一點顏色看看，於是斷然採取措施，解除王懋功的師長職務，並將其押送離粵轉滬。旋之，調劉峙出任第二師師長，取代王的職務。

正當蔣、汪明爭暗鬥愈演愈烈之時，不知怎的，廣州城裡出現了許多反蔣的傳單，諸如「張發奎在海南要獨立」、「李濟深第四軍要倒蔣」、「共產黨正準備暴動，要推翻國民政府」、「汪精衛要綁架蔣介石，用輪船押送去蘇聯」等等。這些謠言、傳單由蔣的嫡系將領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蔣介石的耳朵中、案頭上，一時讓蔣介石神經繃緊，輾轉難眠，心情壞到了極點。

在風聲鶴唳之中，偶然的事件終於發生了，這就是中山艦擅自調動開往黃埔事件。蔣介石在後來的一次講話中談到了其時的疑惑和不解：

當三月二十日前兩天，即三月十八日那一天夜晚，無緣無故開兩艘兵艦到黃埔來，一艘是中

山艦，另外還有一艘是寶璧艦，這兩艦，是在廣東最大的艦。當時我並不曉得它是已經開到黃埔來了，到了第二天，即十九日，有一個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佈）問我，起初見面時就問我：「今天你黃埔去不去？」我說：「今天我要回去的。」後來離開了他之後，到了九點至十點鐘模樣，那同志又打電話來問我：「黃埔什麼時候去？」如此一連打了三次電話來問我什麼時候去，當他打第二次電話，我還不覺得什麼，直到第三次來問我的時候，我覺得有些稀奇，為什麼那同志今天總是急急地來問我去不去呢？如果沒有緣故，他從來沒有這樣子來問的，我後來答覆他說：「我今天去不去還不一定。」他曉得我是不去黃埔了。後來不到一點鐘的時候，李之龍就打電話來問我，說他要調中山艦回省城，預備給參觀團參觀。我問他中山艦什麼時候開去的，他答昨天晚上開去的。我說我沒有叫你開去，你要開回來，何必問我做什麼呢？因為十九日十點鐘，曉得我不回黃埔，所以當日下午就叫中山艦回省城，開到省城的時候，已是天黑了。因為李之龍上午的電話，我很奇怪，為什麼既沒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去，而他要開回來，為什麼又要來問我？因為從來開船並沒有來問過我的。後來問他：「哪個叫你開去的？」他說是校長的命令，又說是教育長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來看，他又說沒有，是打電話來的，這事情模糊極了。[1]

蔣介石文中所說的「那同志」，指的正是汪精衛。擅自調動軍用武裝，且似乎處處針對蔣的行蹤而來，蔣介石感到自己真要被「綁架」，叛亂似

1 《蔣校長演講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一九二六年編印。

乎就要發生，他決定利用這次中山艦擅自調動事件，先行下手。

其時的廣州城區，主要的兵力還是第二師的四、五、六三個團，該師兼有衛戍廣州的任務，而國民政府的大多部隊還駐紮在汕頭和東江一帶。蔣介石高度信任的蔣鼎文第五團成了對中山艦事件採取軍事措施的主要部隊，團長蔣鼎文則成了其中的急先鋒。對於「三二〇」事件所採取的武力措施，蔣鼎文事後是這樣敘述的：

當時我這一團住在廣州的北校場，第四團住在沙岸，第六團另住一處。第四團中共產黨分子最多，所以目標首先要解除第四團的武裝。用武力解除一個團的武裝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驚動地方，還要流血，所以只有智取。我冒了校長之名，命令第四團徒手到我的防地北校場來集合聽訓，他們並不疑有他，全體開來，我另外派了一營的兵力把第四團的武器全都收繳過來，這樣未有一點驚動、未流一滴血，順利地解決了第四團的武裝。

當時共產黨操縱下的廣州工人組織嚴密，時常舉行十幾萬人的盛大遊行和煽動罷工、鬧市，進行共產黨的那一套。工會的勢力大，而且擁有武器，對廣州的危害很大，也是我這一團去把工會的槍械繳來。當時俄國顧問和眷屬有十幾家住在東山一帶，我派兵把他們綁來，押管起來，當時的蔡太太還是我團裡的顧問，對她也沒有例外。還有廣九鐵路的鐵甲車和陳炯明叛變時期總理所乘坐的中山艦，都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李之龍還是我隊裡的學生），是我派了隊伍把他們一一擄獲過來。委員長曾經告訴我說：「只有在北伐中求出路，不北伐共產黨就赤化兩廣

了。」至於三月二十事件的真正內情，恐怕只有蔣先生和汪精衛最清楚。[1]

由此可見，蔣鼎文在中山艦事件中「出力」之多，作用「之大」。還有蔣鼎文述及的資訊非常值得重視，即解除共產黨人居多的第四團的武裝以及逮捕蘇聯顧問等，蔣介石並沒有直接給蔣鼎文下達命令，而是蔣鼎文平時與蔣介石接觸得多了，深知他內心的擔憂，深知他此舉的真正意圖，故自行作主，矯傳「聖旨」而予以武力解除的。對此事情，蘇聯顧問和蔣介石當年答記者的談話也有涉及，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嚮導週報》載：「廣州二十日事變，黃埔軍隊於短時間包圍工會及東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龍及其他五十餘人，都是事實；但也只有這些事實，周恩來、鄧中夏並未逮捕，均尚在廣州，更無殺人之事。蔣介石表示：他此次舉動只是防止有叛亂之事發生，他本人並不反俄反共。他軍中確有些反共分子，且云他並未發出包圍俄人住宅及罷工會之命令。此時蔣氏似已瞭解共產黨確未有謀危政府及蔣氏個人之計畫，風波已歸平靜。惟孫文主義學會一派挑撥離間的舉動仍未停止，隨時都會有事故發生，這真是中國革命之不幸。」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亦有報導：

記者問：東山之警戒情形又為何？

蔣校長答：東山適亦在警戒區域，乃因部下誤會，致有妨俄顧問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2]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一五—一六頁。

2 《黃埔軍校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三六八頁。

蔣鼎文這一「誤會」一逮捕蘇聯顧問的行動可謂膽大包天，因為當時的廣州崇俄風氣灼熱，對蘇聯顧問奉若神明。李宗仁是如此敘述的：「蘇聯顧問們在廣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鮑羅廷的公館，大家都以一進為榮，大有一識荊州，便是驕人之概。」[1]

「三二〇」事件性質之嚴重，蔣介石心中非常清楚。為免事態繼續擴大，蔣介石對中山艦事件的相關責任人員作了實質性的處理，罷免王柏齡第二十師師長和陳肇英虎門要塞司令職務，責令兩人離開廣州；罷免歐陽格代理中山艦艦長職務，罷免吳鐵城新編第十一師師長兼廣州公安局長職務，送虎門炮台監禁。陳策、徐桴、伍朝樞等都受到了相應處分。

而對中山艦事件的實際執行者或擅自用兵者蔣鼎文，蔣介石則沒有一絲表示，因而國民黨內的一些要人和將領，包括蘇聯顧問、共產黨人，群情激憤，紛紛遷怒於蔣鼎文，要求蔣介石對其予以嚴懲乃至撤職槍斃。可蔣介石面上敷衍，內心就是不為所動，說蔣鼎文是奉他的命令而行動，並主動承擔了全部責任。蔣鼎文從中體會到，蔣介石帶兵統將手段高深莫測，今後只要忠於蔣介石，定可逢凶化吉。蔣介石的「護犢」和「攬過」之舉，實使蔣鼎文終身感激。

對於蔣介石發動「三二〇」事件的原因，蔣鼎文有所瞭解，又似乎未真正瞭解，他對此繼續回憶道：

> 大概北伐先後的問題是三月二十事件的背後原因，至於那一次事件，我可以把我親眼所見到的事大略的說一下，事實的真相則不太清楚。大約是三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因事到蔣委員長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四三頁。

那裡去，親眼見到他正在寫信給汪精衛，在場的好像只有陳立夫一個人，那時陳很年輕，儀表很好，好像是擔任侍從秘書之類的工作，我還不太認識他。信中的大意我都看到了，大概是：「季新先生：總理容共政策，弟始終擁護……而今黨危矣，國危矣……」這封信撕了又寫，寫了又撕，寫撕了很多次都還沒有寫成，究竟這封信寫好沒有，是不是送給了汪精衛，則不得而知。本來委員長不想自己出面做，想叫別人出面做，由他出來收拾殘局，但是後來還是自己出面做了，想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究竟共產黨在那時是想耍弄什麼陰謀，各種說法很多，但多是猜測之詞，直到現在，完全瞭解真相的並不太多。[1]

蔣鼎文看到的這一情況，在《蔣介石日記》中也有所反映：「上午擬致汪緘，未成稿。自謂：『既不願以偽待友，又不能以誠罄我，故苦思難以執筆。』」[2]

此後，總攬黨政軍大權的汪精衛竟再無法在廣州繼續揮舞長袖，於是悄悄避走海外。

這樁中國近代史上撲朔迷離的大事件，作為身入「廬山」的蔣鼎文自然終身難識其真面目。事實上，關於中山艦事件的種種謎團到現在還未澈底解開，被公認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樁「謎案」。只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經過這番折騰，向北攻伐，舉全國統一之大旗是蔣介石唯一的政治軍事之途，而蔣鼎文也與蔣介石駕馭的戰車越拴越緊。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一五頁。

2 轉引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三九頁。